

乌尔里希与他的对照性人物的意义

——以《没有个性的人》中克拉丽瑟与阿加特为例

成 桂 明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可被视为一部“思维小说”,对理性的质疑和反思是主人公乌尔里希最为鲜明的特征。他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介入周围与他形成对照的人物,从克拉丽瑟身上看到尼采哲学给时代带来的行动欲,从与阿加特的“冒险之旅”中发现了自己缺失的“爱”的神秘情感。他质疑自身代表的理性,但对两位女性代表的理性之外的方面也带着审慎和批判的眼光,这背后暗含着穆齐尔在科学与理性高度发达的现代世界对“怎样的生活才是善的”这一古老问题的思考与尝试性解答。

关键词: 乌尔里希;克拉丽瑟;阿伽特;对照;理性

中图分类号:I 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3-0066-10

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1880—1942)耗时17年但至死未能完成的巨作《没有个性的人》是他对战前维也纳“精神构成”进行的史诗般的解剖^①。在这部小说中,穆齐尔明显放弃了传统的叙述结构,而采取一种实验性的写作技巧,其宏大的内容并不以一种线性的、连贯的方式推进,而在没有主次之分的简单情节中跳跃地穿插着大量从不同视角出发对不同问题所做的哲学式的议论与思辨。虽然它也具有传统小说应有的要素——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但在阅读过程中似乎不是小说的情节而是穿透其中的思考之光在带着读者缓慢前行。小说独特的随笔体(essayism)写作方式以及巨大的篇幅在考验读者的耐心、记忆以及思维能力的同时也在邀请读者主动参与到作品意义的建构中来。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面对托马斯·曼的描绘性小说,穆齐尔的小说是思维小说”^②。

这部文体另类的鸿篇巨制将故事场景设置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维也纳,穆齐尔以“非个人化的、客观的、反讽的”方式描绘了从传统的资产阶级社会向现代多元的大众文化过渡时期的奥地利精英群像^③。主人公乌尔里希以一种电影推进式的方法进入我们的视野,站在他那始建于17世纪的宫殿寓所的窗户后面,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观察着与他隔着距离的世界。在这组奥地利精英群像中,围绕着乌尔里希出现了一系列的人物——他青年时代的朋友、极富音乐才华但最终安于公务员生活的瓦尔特;瓦尔特的妻子、尼采思想的崇拜者克拉丽瑟;乌尔里希的情人、性欲旺盛的少校夫人博娜黛婀;“平行行动”的幕后推手莱恩斯多夫伯爵;美貌好学、富有魅力的沙龙女主人狄奥蒂玛;将心灵与经济联合起来、集商人的机敏与作家的写作能力于一身、不仅富有且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工业家阿恩海姆;乌尔里希富有“个性”的父亲以及被他视为另一半自己的“连体双胎”的妹妹阿加特。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文化中

收稿日期:2013-12-20

作者简介:成桂明,女,新疆伊犁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① Elizabeth S. Goodstein, the Void of Ethics: Robert Musil and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Review), *Modernism/Modernity*, Vol. 15, No. 1 (Jan., 2008), p. 195.

②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页。

③ David S. Luft, *Robert Musil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Culture, 1880 - 194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214.

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各执所见,但却无一不漠视自身的情感生活,没有亲密而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如果说第二部的标题“如出一辙”看上去容易让人联想到工业流水线上重复生产出来的各个相似的产品,那么这些人物不妨被看作是乌尔里希的“变体”或参照系,反射着主人公,也反映着穆齐尔^①。

纵观这些人物,如果说32岁的乌尔里希是受到过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训练的理性人物的代表,那么在他周围与他形成对照的这些人物中,与他对比最明显的是两位可以看作“非理性”代表的女人——他的朋友克拉丽瑟和妹妹阿加特。克拉丽瑟是整个小说众多女性中性格最鲜活的一个,有着强烈的个性、行动意识和自我支配欲,最终变的神经错乱,走向了疯癫之路。她无疑是所有人物中最有意识去试图改造乌尔里希的人;阿加特直到小说的下卷才正面出现^②,代表着非理性的一些其他表现,即爱、想象与神秘主义,成为乌尔里希寻找“另一种状态”的途径。她在小说“倒转”之后进入我们的视野,并使上卷中的人物几乎全都相形失色,除了克拉丽瑟外几乎都鲜有提及。与妹妹阿加特的爱的冒险之旅已经显示出乌尔里希放弃上半部超然世外的观察,主动进行个人尝试来探寻一种能够平衡“思想与情感”“精确性与激情”的生活。穆齐尔对克拉丽瑟和阿加特的角色设置本身就暗示我们在乌尔里希的理性思维和哲学构想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可能。

一

穆齐尔在他的散文《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中说道,“没有给个性留下位置和需要做的事情,它完全是多余的。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要求我们有个性”。^③ 需要注意区分的是,前后两个“个性”同形异义。前一个“个性”所指向的那种独特的、

区别于他人的、散发在一个人的思想言行中的精神特质,在乌尔里希所处的时代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人们所要求的那种为主人公所欠缺的“个性”更像是一种固定的身份象征,这个“个性”是一种非人性的、与人无关的抽象符号,不由人的主观意志所主宰。它是人被公式化、纪律化为某一性别、阶级、国家或职业中的人后所共有的一些特征,一旦选择就必须受其规训。这种“个性”由外在于人的力量所决定,没有实质的自我的元素,通常是一个人为某种功利性的目的去有意识地迎合所带上的去个人化的东西。穆齐尔正是在后一种“个性”的意义上描写乌尔里希这个“没有个性的人”,他不愿拥有被世情和生活经历所塑造的那种“个性”,平静而绝望地固守着自己不可动摇的那部分自我。

乌尔里希生活在1913年的欧洲中心维也纳,这一年他决定向自己的生命告假一年,去寻找适宜使用自己能力的可能途径。而在这之前,他在现实世界中已经有过三次职业尝试——军官、工程师和数学家。见习军官的经历让他发现自己不能成为舞台上的主角,不能自由支配自己,于是他转向了科学技术的道路。20世纪初,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使得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显得拥有无限可能,工程师似乎可以在一把计算尺的帮助下解决一切世界问题,但却对善恶、道德、美这些无法计量的事情不仅没有耐心而且下眼相看。乌尔里希很快就不得不承认:大多数工程师,虽然他们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勇敢而富有创新性,但却不能把技术灵魂中的勇敢新颖扩展到他们的私人生活中。于是他又转向了数学。数学的逻辑需要人运用高度的脑力和心力,它是现代精神的代表,同时也是区别于前几个世纪的巨大而根本性变化的基础,但为之付出的代价却是:“赢得了现实,失去

① David S. Luft, *Robert Musil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Culture, 1880 - 194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232.

② 在第一部《一种序言》的最后一节,父亲写给乌尔里希的信中稍微提及阿加特的生活。除此之外,乌尔里希家庭中的女性形象在上卷都是缺席的。

③ 罗伯特·穆齐尔:《穆齐尔散文选》,张荣昌编选,徐畅、吴晓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4页。

了梦幻”。^① 在一个科学和理性占绝对地位的时代,真正属于人之内在的东西的位置在哪里?他对这三种职业的选择和放弃,围绕着他对于一个切身的伦理问题的思考,即什么才是善的、正当的生活,人到底应当怎么活。他试图把自己受到的科学训练、掌握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生活,却发现“他失去了运用它们的可能性”^②。乌尔里希的休假并不代表他就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割断了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只不过他在这个“现实”中有所行动之前首先想对其进行哲学式的思考与观察,试图弄清一个扎根于科学精神与思想的人在与“现实”的世界取得联系的过程中还有怎样的可能性。

乌尔里希在休假的一年中参与的主要活动就是为1918年将要庆祝奥皇在位70周年所筹办的“平行行动”,而不无讽刺的是,1918年奥匈帝国已不复存在。平行行动是个概念模糊的行动,它似乎有个很大的理想,要办一个奥地利年,甚至世界年,呼吁要达到一个思想的顶峰,但实际上却虚无缥缈,没有行动纲领,没有明确的目标,除了聚会聊天,甚至没有实际的活动内容。乌尔里希带着游戏其中的态度担任了这项行动委员会的秘书,但在整个过程中他并不做出个人反应,而是带着一种超然物外、价值中立的不参与不合作的态度做着自觉的旁观者^③,观察着他周围的人与事是怎样反射着自己,也反射着时代的弊病。穆齐尔将主人公设置在欧洲中心维也纳,似乎正是为了借他之眼来观察欧洲文明的“核心”出现了什么问题。

二

小说中,克拉丽瑟的首次出场是在乌尔里希返回维也纳后去她家拜访的时候,当时克拉丽瑟

和丈夫瓦尔特正在弹奏贝多芬的《欢乐颂》,乌尔里希这样描述了自己的音乐感受:“成百万人令人恐怖地跪倒在地上,敌对的界限被打破,世界和谐之福音修好、联合着分离的人;他们已经忘掉了行走和讲话,正要向着高空飞舞而去……”^④这段话几乎直接引自尼采的《悲剧的诞生》^⑤。尼采的作品是乌尔里希送给克拉丽瑟的结婚礼物,从此这个女人受到尼采哲学的深刻影响。没有谁像尼采这样在《没有个性的人》中被广泛引用,且几乎都在与克拉丽瑟有关的场景中被表达出来。克拉丽瑟在小说中像个尼采的“幽灵”,穆齐尔也许正是通过这个角色来探讨对尼采的狂热崇拜可能会带来的结果。克拉丽瑟对尼采的热情毕竟最终带领她走向了可能的疯癫。

克拉丽瑟与丈夫瓦尔特过着没有子嗣的婚姻生活。她一直期待瓦尔特能够成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然而他在艺术领域最终无所作为,成了一个平庸的丈夫。为了掩饰他的失败,他想要过捐华务实、无关乎艺术的寻常生活,尤其渴望有个孩子。在尼采的影响下,克拉丽瑟认为拥有决心、韧性、强大的意志才能通向卓越的创造力,因此她瞧不起无力抵抗自己弱点的丈夫。每当瓦尔特感到性欲受挫或艺术上的失败时,他都会即兴弹起早年被他蔑视的瓦格纳的歌剧,沉浸在音乐艺术的审美感受中,他才能暂时摆脱欲望的桎梏。然而,这两个相爱又相排斥的人却可以在同一架钢琴上迷醉在音乐的激情中。引力和排斥力可以混合成奇特的魔力,而乌尔里希的科学思维让他憎恶混合的人生态度。他怀着精密生活的空想,对音乐会带来意志软弱和精神错乱这种非理性状态持轻蔑态度。按瓦尔特的理解,克拉丽瑟身上有着神秘的反理性特性,而乌尔里希身上则有理性带来的放荡不羁。^⑥

①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张荣昌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②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49页。

③ Kelly Coble, Authenticity in Robert Musil's *Man Without Qualities*,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Vol 29, No 2 (Oct., 2005), p. 340.

④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50页。

⑤ 尼采:《悲剧的诞生》,杨恒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0页。

⑥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253页。

在《没有个性的人》中,也许没有哪个形象比克拉丽瑟有着更强烈的个性。她的世界由她自身的意志所主宰,她丰富的想象在她自觉的行动意识中创造着她的世界,她的想象就是她的意志有意识的表达,而她并不止步在想象的层面,而是要求行动。在她看来,行动也许会带来不好的后果,但不行动更糟,在这一点上她极为不屑乌尔里希和瓦尔特。前者因为不能接受当下对现实的定义转而思考其他可能有效的现实,后者由于无法超越自身的软弱而逃避现实,甚至莫斯布鲁格这个杀人犯在这点上都比他们要强,杀人犯在另一层意义上也可以被看作是“行动的英雄”。瓦尔特自己承认,克拉丽瑟比她身边的男性都更有行动意识,更要求改变。而乌尔里希已经人到中年却还是被父亲的一封信推入到现实中,他加入平行行动本身就不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穆齐尔小说中描绘的奥地利精英群像之间是松散的,将这些文明人串联在一起的恰是出身下等、仅在报纸上出现的杀人犯莫斯布鲁格^①。克拉丽瑟认为人们应当解救莫斯布鲁格,因为她的本能告诉自己他有音乐才能。克拉丽瑟凭靠本能要求采取行动,这种对直觉的信任一样有着深刻的尼采思想的印记。本能是一种无拘无束汹涌奔腾的自然力,这种自然力恰恰是创造、肯定之力。^②她写信给伯爵要求举办“尼采年”,要求释放莫斯布鲁格,或者要求举办“乌尔里希年”,都是在一种不明所以的情况下提出的,“她说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开始行动,不再忍耐和听任自便”。^③在乌尔里希和阿加特避世绝俗的日子里,克拉丽瑟主动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去见莫斯布鲁格。当这个时代大家都在失去良心的力量时,她更有义务为此做点什么。最终,她的确通过强力要求使乌尔里希为她创造了机会去参观疯人院,虽然在即将看到莫斯布鲁

格的当口参观活动被阻。莫斯布鲁格这个不属于文明阶层的人物一直没能小说中正面出现。

克拉丽瑟的“强力意志”认为意志会推动欲望向行动转换,“人们认为它重要,人们就应该去实施它”。^④而乌尔里希认为有些事情可以想,但在不知道应当过怎样的生活之前,先要对其进行思考;克拉丽瑟则坚持,人不应该只是消极地想,而没有积极的行动意识,“什么事情如果人们能想,那么这件事人们也应该能做”。^⑤在她看来,意愿能使人自由,是争取自由的先决条件,只要是别人做了他们愿意做的事,她就为他们高兴,哪怕他们是精神病院的疯子,而这是乌尔里希所不能接受的。这就像他虽然对莫斯布鲁格有点兴趣,但从未想去解救过他。乌尔里希的思考与行动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干系。他朦胧地感觉到自己与这个杀人犯有些关联,因为他在莫斯布鲁格身上发现科学思想所运用的逻辑和推理手段解释不了莫斯布鲁格的行为和动机。科学的普遍有效性受到了挑战,它并非无所不能。知识似乎触碰到“科学的极限”,但逻辑在这边界上蜷起了自己,无法抵达存在那包罗万象又深不可测的全部内涵。

此外,在克拉丽瑟身上还能看到她对不断超越自我的内在要求。克拉丽瑟一直不满足于自身,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天才,但有着浓烈的愿望渴望成为天才的伴侣。她喜欢亲近天才,认为天才是个意志问题。瓦尔特自幼就有艺术家的天分,但最终没有兜出生活庸常的圈子,放弃了艺术,只是偶尔在瓦格纳充满市侩气的音乐中寻找安慰。克拉丽瑟不断地与瓦尔特抗争是为了让他在精神的受苦中保持对艺术的敏感,她试图用她的“勇气、力量、善意”拯救濒临危险的天才瓦尔特,只有在瓦尔特进行艺术创作时,她在他的身边才是富有活力的。克拉丽瑟为她的抗争赋予意

① David S. Luft, *Robert Musil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Culture, 1880 - 194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237.

② 尼采:《悲剧的诞生》,第82页。

③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501页。

④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407页。

⑤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409页。

义,她通过与天才的接触实现个人的超越。她拒绝给已经“不灵了”的瓦尔特生个孩子,拒绝一种“坏的结合”,拒绝连自己最终都与平庸相连。当预言大师迈因加斯特来她家写作时,她认为这是查拉图斯特拉从群山下降到她的家庭生活中的使者,她总是为他站岗,想用她的身体保护他的思想。在小说上半部结束时,她色诱乌尔里希,想要和他生个孩子,因为她觉得和乌尔里希一起能让自己“闪耀更多的光亮和价值”。这些都源于她不能满足于自身,要求不断向上,想要从高于自身的東西中寻找自身的意义和目的,借此来克服生命对自身的限制。她从身边被她认为是天才的人物身上寻找使自己的生命得以超越的强力。

克拉丽瑟总感觉自己拥有一种具有支配作用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让她支配自我,抵抗他人,还让她与周围的环境连在一起。她的意志使她认识到自己拥有这种力量。她知道意志软弱的瓦尔特不能命令和服从自己,因此自认为她有支配和命令他的义务。克拉丽瑟不满足瓦尔特的性欲很可能与幼年时受到父亲的骚扰有关,那段经历让她明白自己有支配男人的力量。她发现她的家庭散发着一股肉欲,这让她为自己的禁欲赋予了一种意义,是命运让她“担负着沉重的负荷”。她必须用坚强有力的意志支配自我,并抵抗这种肉欲。克拉丽瑟认为自己能够有所作为,她能让迈因加斯特在与瓦尔特争取她的过程中从一个花花公子转变成一个预言家。迈因加斯特的这种“变形”让她觉得自己能改变别人,这让她在意义的层面感到升华。小说下半部第14章,克拉丽瑟、迈因加斯特、瓦尔特和乌尔里希四人站在克拉丽瑟家的窗户前观看一个暴露狂。她认为这个暴露狂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她身上的某种特质吸引了他,也许就是因她拒绝瓦尔特的性要求使得她的房子充满了受挫的动物式激情所散发的磁

力^①。她坚信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针对她的特殊意义。克拉丽瑟认为这样一件事与自身相关,而乌尔里希看到的不过是一个滑稽的偷窥事件而已。克拉丽瑟憎恶乌尔里希那种“追随人世的逍遥之态”,认为正是他价值中立的客观性让他一味地在行动面前“望而却步”。

在上半部即将结束的时候,乌尔里希在他回家路上的独白中,似乎已对可能性的生活产生了厌烦。在他对现实的质疑和否定中,他一直感到一种无能为力,他像一个游魂一样渴望溜进秩序的框架中,秩序带给人安全感。他打算终结之前无法行动的状态,内心里怀着“一种催人奋进的、向一种行动涌流的、但却内容空洞因此而又特别自由的感觉”^②。这种渴望行动的“不寻常”感觉让他在怀疑自家被溜门撬锁之后与以往可能会有反应不同,他没有在行动之前因为过多的思考而止步^③,虽然没有底气,但他还是毫不迟疑地决定一探究竟。然而,他看到的闯入者仅仅是克拉丽瑟而已。克拉丽瑟这个行动的狂热崇拜者虽然想通过和乌尔里希有个孩子来改造他,但遭到坚决拒绝,这本身对乌尔里希就意味着一个转变^④。克拉丽瑟离去后,乌尔里希开始了他对“另一种状态”的尝试。现代性经验在赢得现实的同时失去的幻象似乎回来了,他听从这些“神秘的、有些荒唐的幻象”并发现全部感受在自己内心闪烁活动。如果说乌尔里希在克拉丽瑟身上看到了强力意志所体现出来的“力”,那么在小说的下半部分他将从妹妹阿加特身上找回他所缺失的“爱”的神秘的情感体验。

三

乌尔里希第一次见到阿加特时,发现他和妹妹就像身高等同,神行酷似的“男丑角”,两人如

① Philip Payne, *Robert Musil's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A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92.

②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755页。

③ 如他在上半部第7章遭遇三个无赖的意外袭击时表现得那样。

④ 在小说的上半部中,乌尔里希与对他主动投怀送抱的女性都发生了关系,如博娜黛娜、格达,唯独拒绝了克拉丽瑟。他的生活也在这之后发生了改变。

同“双胞胎”一样。这种富有喜剧色彩的会面以及后文不断对二者的“演员特征”的强调表明穆齐尔并不是在现实的意义上来看待二者的关系。他让乌尔里希对妹妹产生感情就像他的“随笔体”一样仍是一种尝试或实验。阿加特第一次穿着女人衣服站在乌尔里希面前时,他觉得“妹妹是他本人的一个梦幻式的重现和变样”。^①在父亲的老房子里,乌尔里希在与阿加特组建的“两个人的家庭”中过起了与在维也纳完全不同的生活,没有无休无止的叨扰,避免了一切社交活动,这种没有外部压力的简单生活使他将注意力放在由于阿加特的出现给他的生活所带来的变化上。^②阿加特走进乌尔里希的生活,让他意识到他在努力发展智能、逻辑能力的同时忽略了人类生活的其他诸如情感的、想象的、宗教的重要领域,而妹妹在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着乌尔里希所忽略的人性的“其他方面”。^③

阿加特有过两次婚姻,第二任丈夫哈高厄尔是个堪称具有时代精神的模范公民,甚至是个著名的教育家,颇得岳丈的喜欢。但在阿加特看来,他不过是跟在时代后面“亦步亦趋”从而成了时代的“先锋”而已。他们的婚姻生活看上去“井然有序,完美无缺”,但她从未爱上过她的丈夫,一直充满陌生感地称他为“哈高厄尔教授”,她不能理解而且反感丈夫那种教条式的表达以及自以为是的道德生活。两次失败的婚姻让她不信任现实,并认为自己遭到现实的唾弃,因此她才顺从父意与哈高厄尔这样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感的男人结婚。这种近乎“自我惩罚”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宗教中为了自我救赎而对自己进行的鞭笞,这可能与她幼时的修道院生活不无关系,她的

世俗生活有她不可决裂的宗教背景。阿加特不仅对自己的婚姻生活不满,对父亲在世时的生活亦不满意。父亲的死并未让她受到震动,站在父亲的遗体前,她表达的不是自己痛失亲人的悲伤,而是下定决心再也不回丈夫身边。她想和哈高厄尔离婚,甚至想抹去他的存在,不仅是为了在情感上“寻找另一种熊熊燃烧的可能性”,更是对父亲和丈夫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存在模式的一种反叛。父亲的去世是个隐喻,象征着“现实的死亡,资产阶级文化的死亡以及男性理想的死亡”^④,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死去,也意味着乌尔里希和阿加特可以真正不受压制地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乌尔里希很明确地知道自己不喜欢哈高厄尔,他常常能用哈高厄尔惯用的那种抽象的、逻辑的、非人性的方式表达出阿加特所想但不能言的想法,但兄妹二人仍有根本性的不同。乌尔里希的头脑中充满了知识,但在行动面前犹犹豫豫;阿加特虽未经过严格的智力训练,但却具有一种凭借直觉来理解人性的能力。她自小就比乌尔里希更有勇气去行动,往往能自由支配一切力量来为她冲动手的行为辩护,在行动中似乎不受道德和常理的束缚。“她可以干不公正的事,却不会让人在心头生出这是不公正的想法来”。^⑤

与阿加特重逢后,乌尔里希的阅读对象从科学论文换成了大量的神秘教徒的传记和个人言论。在那些描述神秘状态的语言中,他感受到在阿加特身上获得的体验。乌尔里希发现自己在阿加特面前很容易让另一部分的“自我”——感情——来控制自己的思绪,他甚至会因此忘记自己另一半那渴求适度和克制的理性本质。乌尔里希对问题的抽象表达在阿加特这不起作用,后者直截了当地提出或回答问题,似乎一切都很自然。

①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801页。

② Philip Payne, *Robert Musil's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A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82.

③ Hannah Hickman, *Robert Musil and The Culture of Vienna*, La 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p. 157.

④ David S. Luft, *Robert Musil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Culture, 1880 - 194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249.

⑤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814—815页。

她对问题不做一般性的考虑,只是自然而然地随着性情而来,不愿受思考的折磨。当乌尔里希用一种寻常的理性方法进行解释时,阿加特那可以感觉到的激情通常很难理解他。但她依然能与乌尔里希进行心灵深处的沟通,甚至常常因乌尔里希说的一些话而高兴,似乎她所丢失的那部分自己在乌尔里希那激情和精确和谐地达到平衡的话语中得到了展现。她和他一样是个“感情强烈的不完整的人”。^①

当阿加特的愿望与信念发生抵触时,她总是从容做自己想做的事,“万不得已时,一切顺其自然”。^② 她的信念就是她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像是被选定要去经历某种异乎寻常的、另一种性质的事情。乌尔里希这样谈到他从阿加特身上体会到的“另一种状态”:

你站在这边,世界在那边,超自我和超物体,但两者几乎既疼痛又清晰;分离和结合平素搅和在一起的东西的,是一种暗淡的闪光,一种淹没和熄灭,一种来回摆动。你们像水中的鱼或空中的鸟那样漂浮,但是没有岸,没有树枝,净是这种漂浮!^③

乌尔里希这时已经不再像他从前那样讲究逻辑整饬、意愿明确的精确表达。当他脱离以往那种禁锢住他的谨慎,他发现没有那么多精确的知觉时竟然有了丰富的感觉。但当他与阿加特心情激动地交流着爱与神秘主义这些容易“孕育着危险的颤抖”的话题时,他仍然试图用冷静客观的态度说话。虽然体验到主观的、神秘的状态,但他依然不愿放弃客观的谨慎,他声称自己“是不会轻易就自动放弃这种态度的”。^④ 他用神秘主义对以往的理性进行质疑的同时并没有彻底否定和放弃理性。尽管他的求知欲拥抱那些被认为属于基督

教神秘主义与浪漫主义范畴的经验,但他的思维归根结底基于来自古典人文主义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与科学传统。^⑤ 神秘主义本就是他探索未知的自己的一种尝试,这种思维的出发点仍然是科学研究的思维。

阿加特对于乌尔里希来说是一种介乎妹妹与妇人、陌生女人与女友之间飘忽不定的特殊关系。他们的接触既是“精神上的,也是身体上的”。^⑥ 二人游览瑞典古堡时在一个牧羊人的石屋中略作休息,谈到人的完整形象的问题时乌尔里希一直握着阿加特的手,并且自问她真的像我吗?两个人当时已经感到他们被当作发生了口角但又言归于好的情侣,非但没有难为情,反而表现出情侣该有的样子。在父亲的藏书室里,乌尔里希与阿加特进行了长时间围绕道德问题的“神圣谈话”后,阿加特温柔地搂住了乌尔里希的肩膀。阿加特到维也纳与乌尔里希搭伴儿生活后,甚至决定不承认自己的女性特征,自然但不合逻辑地让哥哥帮她穿衣服。兄妹之间这种自然而又奇怪的男女关系很难不带上乱伦的嫌疑,这在外人看来像是一种“未经许可的感情用事”。^⑦ 但对乌尔里希来说,与妹妹的接触却是他在一个无神的科学时代里探索“神圣生活的途径”。在他眼里,妹妹集男性的自由独立和女性的神秘魅力于一体,是他的“自尊心”,是他思索“我该怎样生活”这个一切问题中最核心问题的途径。

乌尔里希和阿加特就像一根叶柄上的两片叶子,一个人的两个身体一样,他们的这种关系被阿加特称之为“连体双胞胎”。乌尔里希在阿加特的身上看见了自己,看到他俩“轮廓清晰、形态模糊的偶然相聚”。^⑧ 兄妹俩的恋情如同一次通向

①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 814 页。

②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 840 页。

③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 868 页。

④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 870 页。

⑤ Philip Payne, *Robert Musil's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A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89.

⑥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 867 页。

⑦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 1189 页。

⑧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 834 页。

“可能性边缘之旅”:

它沿着不可能性和不自然性,沿着令人厌恶性,沿着这样的危险地段伸展开去,一种“难以确定的两可情况”,一如后来乌尔里希这样称呼的,“带有有限性和特别的有效性,好似数学为得到真实而自由使用荒谬”^①。

他们这种冒险的爱情就像数学一样,都在极端中寻找可能性,都为了这个目的不惜使用荒谬的手段。数学最抽象、最极致地表现了理性,是“恶性的理智的源泉”,“精确的自然科学之母”,^②会“自由使用荒谬”来将可能性推向极端。这与兄妹俩在一种近乎乱伦的关系中走向“与虔敬上帝者们”有关的神秘体验带有同样的性质。他们不信上帝和灵魂,但不自觉地走向了这样的类宗教性的尝试,使用的手段是同样带有荒谬性的会有乱伦可能的兄妹之爱。

乌尔里希作为一个受过科学教育的人,一直在寻找新的经验。他实验性的生活,与他一直以来受到的科学训练休戚相关。科学知识在不断的试验中得到验证,他在不断地实验中获得真理。他试图寻找“是否可以开着汽车”在神圣道路上行驶,乘着“金属的翅膀在梦想中飞行”的可能性,一种在不摒弃现代先进的科技文明的同时具有类宗教性信仰的可能。乌尔里希明显看到了时代的症结所在,“大多数信教的人都已经如此受到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感染”^③,连这些最和信仰相关的人都将内心对信仰的热情放在医学的显微镜下观看,以为那是神秘的幻象而已。但需注意的是,科学的试验可以重复,人类的每时每刻却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无从复制。在道德领域,实验是被取消的;而在他的兄妹之爱的实验中,道德却不得不是他一直需要考虑的问题。

小说的下半卷几乎就围绕着乌尔里希与阿加特关于道德问题的思考与交流而展开。道德这种

问题到乌尔里希这个年龄基本上已经消失在生活的边边角角中了,但乌尔里希仍然对这一问题思考不辍,这与一般人在这个年龄表现得极为不同。尤其在一个“道德不是在瓦解就是在痉挛的时代”^④,科学这种非道德的、非精神的、非人的、对陌生事物进行深入研究的特质很容易让人放弃对道德的研究。然而乌尔里希有着哲人般的追问精神,试图在掌握科学精神的前提下,反思人在科学的支配下获得外在繁荣的同时所丧失的内在意义。阿加特对道德的感觉是模糊的,她无法解释,但欣赏乌尔里希对道德的探讨和表述。她质疑自己是“道德上的低能儿”,因为她曾说过要杀死她的丈夫,她伪造了父亲的遗嘱,她跟她的兄长一起生活,她做的这些事情似乎完全是在自然而然的情感支配下所为,没有道德考量在内。虽然乌尔里希因为阿加特开始在精确性之外关注情感,但这并不代表他赋予了“情感”以绝对的意义。他认为,“人性中的情感像一只没有固定位置的大圆木桶里的水那样来回晃动”,是道德给了情感以形式。“道德既不是统治,也不是思想才智,而是生存可能性的无边际的整体”,它是“感情与秩序的统一”,是“情感与思想的调节”。^⑤

不过乌尔里希的道德与传统的道德不能并为一谈。那种道德似乎假设,善没有别的诉求,就是为了束缚恶。好人是按好的原则做事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那种道德使“一种状况成为一个要求,一种慈悲成为一种准则,一种存在成为一种目标”。^⑥阿加特的丈夫哈高尔就是这种道德的典型代表,即遵守一种为了做一个好人的“道德”。乌尔里希与阿加特都讨厌这种借“善”的名义来窒息生活的僵死原则。这种道德的动机本身就不真实,真实的动机很可能是不道德的。他像尼采一样反对为道德而道德,“为善

①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879页。

②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40—41页。

③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887页。

④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1109页。

⑤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1189—1195页。

⑥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864页。

而善也是用恶眼光看真实的一种形式”。^① 乌尔里希不相信善对恶的束缚,但他憎恶恶。虽然道德“在今天分解为数学和神秘教”,但他对道德问题的思考不同于他对数学和神秘主义的思考,后者是出于他对真理的热爱,而前者是出于对善的、正当的生活的向往。

虽然乌尔里希在与阿加特的“冒险之旅”中体验到情感与神秘主义,并试图将其与他的逻辑理性结合,但他仍然对之报以审慎的态度。他认为“情感是一种没有止境的骚动情绪”,这就要求“必须维持好感情的秩序”。^② 他在阿加特身上看到流动的情感和神秘的体验,这是他由于理性的遮蔽所忽视的一部分,但当他发现他曾缺失的这部分自我时,仍然对其带着反思的态度而不是立即将其化为绝对价值来接受。太多的情感和太多现实的可能性所带来的困难与理智在面对大量事实和理论时所要克服的困难没什么两样。他清楚地知道他需要阿加特所代表的情感,但更需要抵御其“思想堡垒”,因为一旦这个堡垒上的小门被拨开,就会陷入“被情感淹没和埋葬”的危险。^③ 而他对神秘主义一样不抱乐观态度。当他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写着严格道德劝诫的遗嘱和淫秽不堪的杂物放在一起时,他觉得既讽刺又愤怒,禁不住在父亲的书房里发表了一通“道德自白”。他认为父亲的那种作为是“神秘教的最后残余”,顺从神秘主义状态的人是毫无希望的,他将“陷入神志昏迷,陷入朦胧和胡扯,混乱和无聊”。^④ 在道德真空的世界中,不可能建构起正当的、善的生活。“没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是不伴随着强烈的道德的”。^⑤

四

本文以克拉丽瑟与阿加特为对照性存在来分析和认识主人公乌尔里希,可以看出反思和质疑

是主人公最为鲜明的特征,同时也是穆齐尔这部“思维小说”的主题。乌尔里希在克拉丽瑟那里看到强烈的不计后果的行动欲望,而在阿加特身上看到一种不关心道德,顺心而为的精神。克拉丽瑟和阿加特都是富有情感和想象的女性,也都带着一种“雌雄同体”的气质,都有着不那么幸福的婚姻生活,都没有孩子,这是否昭示着在一个科学与理性占据绝对地位的时代,情感与想象似乎已经没有可以孕育的胚芽。但从与这两位女性的对照中可以看到,乌尔里希在对自身所代表的理性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在反思她们身上所反射出的时代的行动欲以及注重情感而疏于道德这两大问题。

在小说的上卷中,乌尔里希的自我与世界的边界非常明显,他自动与现实世界保持着距离,克拉丽瑟妄图让他看到行动的重要性,参与到现实中来。而他一方面渴望能激起自己行动欲的事情,一方面对其抱着审慎的态度,因为时代的精神已经充满着行动的力量。“它再也不愿意看到思想,而是只还愿意看到行动”;“有行动的力量这很简单,而寻找行动的意义,这就很艰难”,在相互要求行动前,应先创造行动的条件。^⑥ 在小说的下卷中,通过与妹妹阿加特的兄妹之爱,他的自我与世界的边界变模糊了。他在阿加特那里寻找自己未被发现的“情感”,并最终在“另一种状态”里感受到分裂的自我融合成一的神秘体验。但如前所述,他对自己在这场“冒险之旅”中的发现同样带着批判的眼光。

可以看出,穆齐尔尽管质疑理性,但并未抛弃理性。他用一种带有尝试特色的“随笔式”文体尝试将“思想与情感”、“精确性与灵魂”结合起来,探索在科学与理性高度发达的现代世界里心灵能否拥有同样的位置,背后是他对“怎样的生活才是善的、正当的”这一古老问题在现代的尝

① 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9 页。

②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 1204 页。

③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 1205—1206 页。

④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 889—890 页。

⑤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 1203 页。

⑥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第 855—856 页。

试解答。乌尔里希在这两位个性突出的女性身上所看到或寻找的东西是他反思后的答案,然而克拉丽丝疯了,他和阿加特的“千年之旅”也不知会

走向何方。穆齐尔的突然辞世永远地带走了这些答案,但也许没有结局将是这部小说最好的,可能也是“最理性”的结局。

The Significance of Ulrich and His Contrasting Characters ——Focus on Clarisse and Agathe in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Cheng Gui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Robert Musil's long masterpiece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can be regarded as a “roman pens?”, whose protagonist Ulrich is distinctly characterized by his query and reflection on reason. This paper tries to focus on Ulrich and two female characters sharply contrasting with him in an attempt to discuss the meaning of Clarisse and Agathe who have a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for Ulrich to explore other aspects of human nature besides reason. Ulrich discovers desire for action from Clarisse's powerful will influenced by Nietzsche's philosophy, and finds his lost mystical feeling of “love” by his risky experiences with Agathe. Through contrasting with them, Ulrich can be seen to ponder on the spirit of reason he represents while thinking over the problems that the two women reflect, from which it can be shown that Musil attempts to think and give an “essayistic” answer to the old question of what the right life is in a modern world dominated by science and reason.

Key words: Ulrich, Clarisse, Agathe, contrast, reason

(本栏责任编辑 郑园)